

王煒文接受的通識教育及其通識之路

性格與興趣是決定人事業與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。讓我從這個生活小哲學，論述一下我與通識教育的體會與關連吧。

故事可以從四十多年前開始，我正就讀初中。當年生活與社會氣息簡樸，課外閱讀是很多青少年人打發閒餘較益智的活動。「十萬個為什麼」這套科普讀物，其中簡單的天文地理科學小常識，伴隨了很多學生多年，我只是其中一個受科學通識啓蒙的受惠者。到了高中，課外閱讀也廣闊一點，開始多讀一些文史、政治、通俗哲學，甚至戰爭回憶錄等讀物，把視野也拓展開來。

專上教育是另一個轉折點，我選讀了一科與建築技術與管理有關的課程。老實點說，選科的過程也真是馬虎得很，但求就手，事後我也發覺對學科興趣不大，慶幸成績也不過不失就是了。

我的性格有一個不知是好還是壞的特點，就是我非常害怕沉悶，一有空閒，我必需找點工作或事情，去填滿那分空閒沉悶的感覺。讀專上的三年裏，首先是對所選科目興趣不太大，可幸課程的要求也不高，我如常地上堂做應做的功課，竟然也入三甲，還乎復何求呢。當時我經常去學院的圖書館，但看的並不是本科有關的書本，反之，仍是找尋自己感興趣的「課外閱讀」，如通俗的文史哲讀物、美術、設計和藝術相關等科目。更甚者，到了第二年，我還報讀了一個二年制晚間課程，正正經經地修讀了個設計證書。回想無論在功課和時間上，當時我讀夜校比全日制課程的投入，肯定更為優先。如何也好，到了第三年，我兩個課程都同時畢業，三年間我拿了兩個畢業證書。

最終當然也踏上工作與事業的人生大道，我進入建築管理這門專業。在不太上心，也未至混混沌沌的四、五年工作中，我也循例地考取了一個專業資格，正式成為專業人士。

性格與興趣也真的發揮其作用了。我知道我對建築仍然找不到興趣，所以工作一點也不能投入，成就無從談起。這也糾糾纏纏地工作了十年，之後轉了一份工，我做了老師，教的當然是建築技術管理，我的本行。

原來做教師較適合我，工作相對輕鬆容易得多了。我教的是全由政府資助的職業先修課程，一切按要求不太高的本子辦事，準時上班，甚至是依時下班便可，行政工作亦甚少，人人如此，不亦樂乎。但不久，我的問題也開始出現，就是空閒的時間過多。

起初，時間充裕，我也非常用心去備課或批改學生作業，加上我的年紀比學生也不算相距太大，所以深受學生歡迎。漸漸，在空閒過多的驅使下，我也辦了很多學生課外活動、興趣小組，舉辦不同性質的講座，甚至是作義務學生輔導員等工作。還有時間的話，再寫點雜文散文，也找到半個報紙專欄刊出，順帶發展我對書寫的興趣。

這些工作都是主動性的，學校從未要求我在這方面作任何投入，做了也沒有任何「獎賞」，但我卻樂此不疲，也樂在其中。

在那個院校我工作了六年，給生命留下一分甜美的回憶。

之後，我進入城市大學，工作至今，剛也二十年了。相比現時，二十年前在城市大學的工作也算是簡單。很快地，那種空閒的感覺也襲來。

我於一九九二年進入城大，那時香港剛落實興建赤鱸角新機場。在中英回歸談判的過程中，香港大型的投資建設幾乎停頓，所以興建新機場對香港而言是個史無前例的大事。甚麼機場大樓、青馬大橋、機場鐵路、西九填海等，均同期施工，以趕及九七的回歸交接。同一時間，也激起私人的投資，整個香港成爲一個超大型的工地，處處充滿生機。

一個偶然的機會，我參加了一次由工程專業界安排的工地考察，到赤鱸角島參觀，當時工程進展正如火如荼，場面極爲壯觀。我心想，反正在城大的工作不繁忙，藉香港此難得一見的建設盛事，也跟進多點，作個見識吧。隨之我亦買了個照相機，拍點照片留作紀錄。自始之後，去工地考察，漸漸也成了我工作、教學與研究的一個主要部分。

就是這樣，一跟進便是二十年，由單一的個別工程項目如一座大樓或一條大橋，到整體基建項目如整個鐵路系統或新市鎮的建設；由基礎建設作爲一個方向，拓展至香港整個城市的探討；再由香港走出去，到國內、亞太區，以至是歐美的城市；也由基建作爲考察的主題，發展至整個城市和社會的人文現象等研究。原先對建築和相關科技興趣不大，打打撞撞在十多年後，我竟然成爲一個建築科技的「專家」。工程與城市建設等考察和研究，成爲我「狂熱」的一分嗜好。

目前我亦不知何年可以停下來，因爲不同的、由工程建設作開始而伸延開來的題材，變得越來越繁多和豐富。二十年來我也見證了一個重要世代的轉移，人類的未來也劇烈但卻無聲無息地在轉動和調整著。作爲一個見證者，我感

到既驚嘆也充滿感慨。直至近年我才豁然察覺，我研究的方向，原來是整個人生和人類社會。這可否說我也算是走上了通識之路？

人的知識和經驗若能得到發揮和應用，是最大的滿足。起初，我將上述的經驗一小斷一小斷地整理，找些機會出版或在不同的場合發表。其後在有限的工作經費中也開拓了一個網頁，建設了一個對內可儲存我的工作資料和成果，對外可作分享與交流的平台。這些多元但看似方向零散的工作，久而久之亦建構了一定的內涵和人脈，使我的工作、甚至是貢獻，變得更充實和深遠。最後，原先我輕描淡素、在人有我有的心態下建設的一個網頁，想不到十多年後，竟在建築與工程界裏打出了個名堂，是個「世界知名」的網頁。畢竟，互聯網的確是個無遠弗屆的空間。

2008年四川大地震，作為義務工作者，我也參與一點四川的重建項目，主要是監察一些學校的重建。事後，我與教育界也建立起一點關聯。慢慢地，我也受邀請到不同的學校或教育團體作演講，推出一系列我稱為「將專業題材通識化」的講座，主要是將我在城市建設、中港關係、國家發展、社會經濟現象，甚至是文化保育等議題，經演繹後針對通識學科範疇加以發揮，目的是希望推廣中學師生對通識與國情學科的認識。這原來在香港的教育界裏，是廣受歡迎的。一般的老師對這方面的見聞與認識是非常有限的，教育界也極需要這類常識與支援。

兩年多前，城市大學也以通識作為一個發展方向。以我的性格、識見與工作歷程，我當然全面認同這個教育理念。至今我最少構思了四個通識科議題，兩個已成功批核，並於年前分別在城大推出。因此，我的工作也更明確地打開了一條新的通識道路。

通識大致可演繹為通達廣濶的知識。通達是貫通，目光遠達，做到能舉一反三，並有敏銳的觸覺將相關的情、事和理準確地串連，引發新的思維、聯想和創見。這都是通識教育的目的、價值和意義之所在。尋求通達的知識，當然亦不拘一格，以免流於死板迂腐，反而疾礙了事理背後宏闊的真義。

我，以至是整個現代社會，已踏上一條通識之發展道路。對大家來說，這也是一條不歸路。到了這裡，我相信屈原的名作〈離騷〉裏的一句，「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」，是總結我近二十年來的心路歷程最好的一個注腳吧。尋求學問，對任何人來說，真的是漫無邊際。

王煒文 2012年12月2日